

小說組 高雄獎

● 夏日午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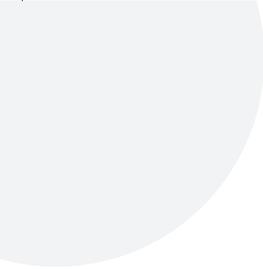
她說她早到了，就在電話中約定的圖書館門前，我立刻意識到這個說法不太對。此時烈日當空，圖書館前毫無遮蔽之處，她不可能曝曬其中。如果她是個言詞準確的人，應該表明自己正置身圖書館的大廳裡。

起床後，我洗了把臉，然後意興闌珊地套了件短袖，就出門了。圖書館在我住的公寓附近，步行過去只需十分鐘。

我一下就認出了她，一個皮膚白皙、身材瘦削的女士。此時散落在圖書館大廳裡的，除了看起來斯文的愛書人士（有個個滿臉書卷氣為證），不然就是午睡後爬起身特意趕來納涼（有冷氣）的中老年人。比較之下，她的打扮過於規整，像個主管階級的人，很好認。她在滑手機，發簡訊、追劇、玩手遊，或者別的？總之，在大廳那排舒適的沙發上，她顯得非常出眾，出眾得相貌平平。

所以我沒有向前招呼，只是站在離她跟前不遠的地方撥了她的手機。突然間，她的坐姿立即慌亂了起來。奇怪的是，她沒有發現近在咫尺的我，而是左顧右盼起來。最後，她或許因為沒有透過左顧右盼找到我，這才失望地看到站在她面前的人。

在我們出了圖書館頂著艷陽找一處可以坐下來說話的地方時，我注意到一些建築的光潔面或乾脆就是玻璃鏡面中的自己。拖鞋，短褲，上身是一件黑色T恤。半年前我剃光了頭髮，



此時不再圓潤，而是亂糟糟的一團。此外，她的白皙使我整個人就像一截烈日下移動的木炭。

這一帶是密集開發的社區，因為中小學校還有圖書館都在此地，便儼然發展成一個文藝氣息濃厚的所在。這裡居住的大多為公務人員，也有部分工農人士，所以這裡的人看起來總是很忙，比如胳膊窩夾個手提包行色匆匆的那類。忙，不僅說明這裡的居民時間有限，也說明他們並不怎麼富有。如果想在這裡找間酒吧、咖啡店之類能坐下來閒聊的地方是不可能的。酒吧、咖啡館代表的是時間和金錢的雙向寬裕，是都會氣息，這裡街道兩側都是簡易的店面，大多經營餐飲業為主，我只能帶她找一家小餐館坐下來，而且是一家我經常光顧的快炒店。

因為午飯已過晚飯還早，店門口掛著牌子，上面寫「休息中！」。裡面只有一位正在看電視的店員，我居然從未見過。是個女生，不會超過二十歲，臉上尚有未褪盡的羞澀，乍看下，就是跟我身份一樣的同胞——地道的原住民臉孔。如果她是個漂亮時尚的女店員，我未必敢這麼莽撞地推門進來。這是否是他鄉遇故知，是一種遇見同胞的親切感作祟？

電視音量不大，但因為沒客人，很清晰。一個正在哭泣的女的在電視上逼問一個男的，「你到底愛不愛我？」男的用擁抱回答了她。

既然這位女店員沒見過我，我就沒有提及自己常來這裡消

費這件事，也沒有用「你們老闆大頭呢」這種話來暗示對方自己是常客，我覺得這是尊重。

我直接說明了來意，我們，我向女店員指了指身邊的女士，說，只是想在你們這裡談點事，坐一下子就走。然後我轉向她問，大概需要多長時間？

「半小時左右吧！」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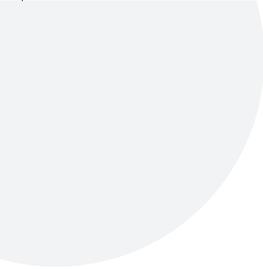
「半小時可以嗎？」

女店員不置可否。這未嘗不可以理解為默許，於是我請這位女士在一張擺著餐具的方桌坐了下來。坐下後，我又像往常那樣豎起了胳膊招呼女店員，能不能先給我們兩杯開水？

這個從未見過的女店員瞟了我一眼，然後表情木然地從店內一角端來了一壺茶水。我說了聲謝謝。嗯，我的同胞真是個慷慨的女孩。

我們面對面落座，茶杯也已在手，下面可以開始談話了。

是這樣的，三天前，我接到一通未顯示號碼的電話，對方說自己是某中英合作（台灣、英國）的理財保險公司的公關，會找時間派人來給曾先生（我漢名姓曾，族名叫 Yumin Nokan）做一次免費的理財服務……，沒等對方說完，我立即



掛了電話。第二天，他們再次來電，將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

「可以嗎？曾先生，真是太打擾你了！」

「沒問題，」我想了想說，「但你得先告訴我你是怎麼知道我的手機號碼的？」

對方表示是在手機用戶裡隨機抽樣的。事實上我並不介意自己的個資被別人或哪個機構獲取，多年以來，此類電話從未斷過；我也並不擔心對方是詐騙集團，不懼怕一切特意为我和像我這樣的人所設置的騙局。我沒有什麼可騙的，也可以說，我潛意識裡未嘗不希望被不明真相的對方最終一無所獲地騙一回，然後從另一個角度藉以充實我的生活。大多時候，我只是沒興趣和這些表示要登門造訪的人浪費口舌。於是我說抱歉，沒空，對方表示理解，並追問，那曾先生您什麼時候有空呢？明天沒有，沒關係，後天呢？後天沒有，那之後呢？也就是說，這樣的客服人員是多麼敬業，他們堅信通過自己在電話裡的謙遜和禮貌終將軟化對方的心防，而且他們是明智的。一個人，無論他是什麼身分和地位，都不可能一直沒空。事實是什麼？事實是我有的是時間。這幾年以來，這些大塊大塊的時間讓我感到人生不僅漫長而且空曠。

然後就是我接受了該公司的免費上門服務（這和電話裡那頭甜蜜的女聲有關），並且當即接到此時坐在面前這位女士的電話（後者的聲色略遜於前者）。名片顯示，面前的女士叫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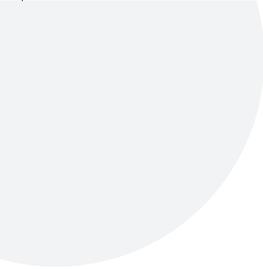
素芬，英文名叫 Amy，是該公司駐本地的一位理財顧問。我佯裝正襟危坐起來，彷彿我和蔡小姐能夠坐在這裡洽談，源自於這個商業時代一個嚴肅的約定。

我坦承自己對「理財」這兩個字缺乏認識，對於理財顧問這個職業更是聞所未聞。不，我補充說，「電視、網路和報紙上好像看過，但我從來沒有想到它會跟我扯上關係。」

蔡小姐莞爾一笑，表示理解。她說，這並不構成任何障礙，也一點問題都沒有。對於這個行業以及業內的組成結構，一般民眾沒有必要了解這麼多。換句話說，這只是她的業務知識而已。至於關係到客戶的內容，下面她會通過介紹讓人搞清楚。

她首先從公司的由來開始介紹，然後細說這家公司的服務項目。可以看出，並非我之前想得那樣，蔡小姐很擅於揣摩人心，她察覺出眼前的我對他們公司毫無興趣，所以那些介紹和講解她力求淺顯和粗略，然後才開始替我理財。

理財的工具是一份長達數頁的表格，我注意到表格印刷精美，字體高雅。我暗忖著，這家公司蠻像個樣子，很可能不是詐騙集團。這份表格對客戶設置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將由蔡小姐發問我回答。為了節省時間，我建議能否讓自己填寫。蔡小姐說，如果曾先生執意要求這樣的話，完全沒問題，不過其中有些問題無須回答，而需要回答的問題很有限，並且會牽涉到一些解釋和計算，還是由她代勞比較好，可能比曾先生填寫還要節省時間。



在展開一問一答之前，蔡小姐回頭看了一下那個已經不知去向的女店員（電視仍開著），並得體地問我，因為下列問答將涉及我的個資和隱私權，是否需要迴避（輕聲、換沒人的地方，或請女店員退避）？

我誇張地擺了擺手，裝出一副光明磊落的架式，我說，沒必要，完全沒必要。不過，在問答題開始之前，因為一直喝那壺茶水，我表示需要上一下洗手間。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雖然我自始至終一直在喝這家店裡毫無茶味的茶（既非享受也不能解渴，只是一個喝的動作），但並無尿意。我是個容易出汗的人，加上店內處於非營業狀態，冷氣沒開，我和蔡小姐所享受的只是中午客人散去後殘留的那點涼意，我的汗水幾乎與喝水是同步同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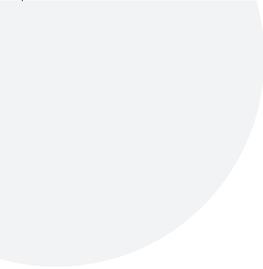
前往廁所的途中，會經過那個女店員看電視的位置，我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原來她並沒有離開，而是將幾張椅子拼湊了起來，整個人躺在了上面。之前我們沒有發現是因為垂落地面的桌布擋住了這一幕。看樣子她睡著了，我站在她頭部的上方，看見她因為睡眠衣領鬆弛並忘記掩蓋的半個胸部。我甚至可以逆著店外反射進來的陽光看清她臉上的汗毛——她還是個孩子嗎？無論如何，這樣的睡姿讓人覺得心疼，她是如此地疲累，躺哪裡都能睡著啊！我心想我的同胞流落到繁華的都市，為了生活打拚，真是苦了他們！

廁所一如既往地散發著惡臭和食物的混和氣味。我站在馬桶前，再次閱讀了牆壁上「來也匆匆，去也沖沖」這些了無新意的字句。我想到遠在深山的老家，要方便隨意找個草叢就可解決，還可以順便澆灌大自然。所謂文明，真的能把人帶向完美？我常看見這個地區（前鎮區）的居民不太願意做垃圾分類，這意思是說明大家其實都不願在別人不文明的情況下表現出文明所以大家只能比賽誰更不文明？

不知道是氣味還是這些紛雜的念頭使然，我感到有點頭暈。巧的是，這種暈眩接近於平時在此飲酒中間來此小便時的感覺，有股飄飄然的醉意。是的，我還從來沒有在酒局之外的時間上過這店家的廁所，是不是平時的醉意並不屬實，而只是諸如這個廁所環境造成的？那麼換一個地方，比如路邊的麵攤，喝同樣的酒會不會不醉？我的酒量還能有所增進？總之，在酒局之外的時間來這裡上廁所，和被免費理財是一致的，完全是一次全新的感受。

廁所在樓梯的轉角，低矮陰暗。和我臉部齊平的地方有扇電腦螢幕大小的窗戶，強烈日光使這扇窗看起來不像是一道出口，而像是被一塊長方形的發光金屬給堵死似的。我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象，所以這扇窗也注定不能夠讓我自此爬出逃避以下談話。

問題從「曾先生是做什麼工作的」開始。我表示這個問題不太好說，我傾向於說自己沒有工作，因為我每天都賦閒在家。



「為什麼說傾向於？」

我解釋說：「因為據我所知，我的名字目前還掛在一家公司，不過我基本有三年時間沒和這個公司有任何聯繫了。」

「留職停薪嗎？」

「不是，這個公司沒那個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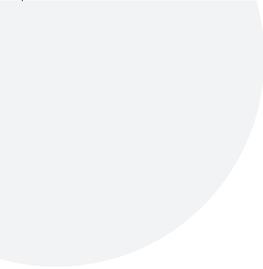
我繼續說：「公司如果要裁人就乾脆裁，我沒話說，你知道這個時代日新月異啊，你如果不懂得積極上進，那勢必就會遭到淘汰！」

「嗯！嗯！」蔡小姐略微點頭似乎贊同我的說詞。

「我這個狀況，不算自動離職，也不算開除我，因為我還沒去辦辭職手續，他們也沒正式通知我滾蛋。就因為幾次帶著醉意上班，公司老闆就叫我先休息一陣子！所以我目前只能算是待業中。我覺得自己犯下了錯誤，咎由自取，不過不是說我們原住民是保障名額嗎……」

蔡小姐適時打斷我的話，她表示我說得蠻有意思，但她所了解的是我現在的經濟狀況，說白了就是靠什麼維生，收入來源是什麼，具體地說，就是月薪有多少？

我說，沒錯，我當然要有其他的謀生方式，否則我在三年前早就餓死了，如果不火化的話，現在坐在你面前的應該是一具枯骨。是這樣的，我在大學學的是平面設計，雖然我學得不怎麼樣，我那些同學學得也不怎麼樣，但他們混得比我好，開公司的開公司，打工的打工，個個有房有車有老婆有小三，總之人模人樣吧！他們不時會介紹一點案子給我，做完了自然就有一筆錢。對了，你在圖書館對面的大樓有看見一面大幅廣告嗎？賣透天房的，那其實是我們公司設計的。對，「至尊前鎮，群居左岸」這個詞，我寫的。「左岸」這個東西呢，本來是法國的，塞納河的左岸大概是，每年四季都聚集了這個世界上最講情調的蠢貨，我還經常聽到我們公司一個熱愛保養的婦女說，她現在還想去法國，我猜她想去的大概也是這個「左岸」吧！看我膚色你大概猜得出我是原住民吧，在我們部落也有個「左岸」，或者「右岸」吧。一條河流貫穿我們土地，兩岸肥沃的土壤要種什麼就長什麼。我老家隔壁的玩伴，他的父親叫哈勇，就在河流淤積地種菜，什麼冬瓜南瓜黃瓜櫛瓜的，都種。哈勇還會定期撒雞糞，施撒期間部落的所有村民都能聞到味道。我覺得雞糞在雞籠裡很噁心很臭，不過被農民利用成肥料撒在農地上，卻沒有那麼糟糕。這是不是有點矯情？我偷摘過哈勇種的幾條小黃瓜，沒想到一條黑狗突然竄了出來，然後戴著斗笠的哈勇舉著一把鐮刀也追了上來，我以為自己死定了，結果不是，狗追我，哈勇是追他的狗。你相信嗎？哈勇跑得比狗還快，所以那條狗沒有咬到我。哈勇說這條狗發瘋了，會亂咬人，害他賠償了不少醫藥費，為了幾條小黃瓜，不值得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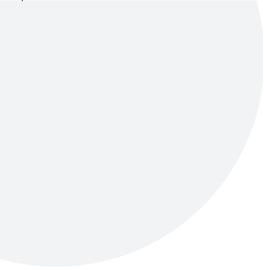


怎麼了，蔡小姐？你不太樂意聽這個是嗎？我是應該簡單點說，我是接案子的，算是朋友們幫忙，不一定每個月都有案子，有的時候一個月忙不過來，有的時候幾個月都閒著。我也不清楚自己一個月收入多少。沒有，沒算過，是，是應該算算，但沒算過，怎麼辦？估計一下？你們真的需要一個數據嗎？哦，也是。理財確實需要一個數據。我說兩萬可以嗎？其實我可以說三萬，一萬也行，但我不說三萬那就不夠都會高級形象啦，就不夠讓你理財，讓你白跑一趟真不好意思，就說三萬吧。

那麼，你這三萬是怎麼用的呢，是否每個月留一點作為積蓄？

我耐心地回答說，沒有積蓄，我可不是故意趕時髦當什麼月光族，怎麼說呢，不是我不想存錢，實情是沒有多餘的錢。有積蓄多好啊，想買什麼馬上就能買。我一直想買個跑步機，沒事在家跑跑，鍛鍊鍛鍊，可能快步入中年了，我有點發胖的跡象，體力也不如以往啦。買不起跑步機，買個啞鈴也可以，但你不知道啊，現在一副啞鈴也貴得很，老實說，為了這兩個鐵塊花一筆錢，我有點捨不得。你知道我們在部落男人都必須扛重物，個個訓練得筋肉暴突，小腿粗壯。當然，我可以每天清晨到附近學校的操場上慢跑，也很不錯的，主要是很熱鬧，都是一些老先生老太太，現在老人社會啦，老人真多！我們的年輕人大多跑到都市來發展了，部落也一樣老人很多的，而且處於凋零狀態。其實我覺得他們老歸老，但個個紅光滿面的，政府叫他們一個個準時退休，他們也沒辦法。他們有用不完的精神，跟他們的退休金一樣。講到退休金我就生氣，別小看這

些老年人，他們每月的月退不低，電視電台推銷各款中西假藥的，就專門對他們下手，當然，還有詐騙的。我為什麼生氣呢？就是人年輕正是花錢的時候，但因為年資少相對薪水也就少。而老人呢，什麼事都解決了，已經到達過顛峰，錢多得用不完。是，我知道啃老族，他們辛苦賺了一輩子的錢，最後還是落到年輕人的手上，不過你知道嗎？有的人沒有這樣的父母怎麼辦，比如說我。唉！這世界真是不公平，完全違反了自然規律。應該這麼說吧！這算是我三年前離開公司的原因之一。他們不給我足夠的薪水就算了，那些錢花不完的老上司還跑來鼓勵你：年輕人，趁年輕要好好做，國家經濟愈來愈好了，你們前途光明，等你們到我這個歲數，還不知道要賺多少呢。你說，這些話讓不讓人憤怒。哦，這三萬怎麼花是吧，你這麼一問還真難倒我了，我怎麼知道怎麼花呢。你是覺得三萬很難花完呢，還是覺得不該花完？我覺得你是認為不應該花完，我也這麼覺得。我贊成勤儉持家，我父親他還在世，他經常也這麼跟我提起，說出門在外節省一點，要做好規劃，都市生活不像在部落，不過從事任何職業只要不懶惰，就一定能活下去的。問題是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奢侈啊，我抽的菸七十五塊錢一包（政府抽稅抽得兇），喝啤酒五十一瓶，穿的衣褲都是夜市的地攤貨。另外，我至今還沒買過車，出門都是一台中古摩托車。我覺得自己生活很樸素了，為什麼還是有許多人像我父親那樣認為我不會過日子呢？如果說消費就是浪費，不消費就是美德，我到底聽誰的呢？當然我也不願聽誰的，我有正當的需求，我要滿足自己的需求，人無非就是活著，而活著就是會花到錢，這是現實問題。如果活著不用花錢，那更好，只是目前還沒有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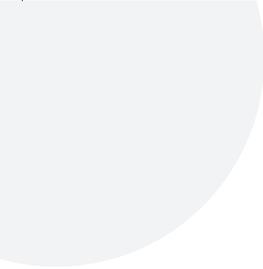
蔡小姐提議算一算我的基本消費，這包括家裡開支中的各種費用，我平時沒考慮這些，覺得領薪水了還弄個複雜的支出表那太麻煩了。所以在蔡小姐的幫助下，才大致算出了個結果，此不贅述。

蔡小姐提醒我，其實我的生活開支不超過一萬，而就這三萬塊的月收入來看，還有兩萬可供利用。通過談話，她也了解到我乃是一位未婚人士，所以子女教育開支可以忽略不計。那麼，如果尤命能將菸酒娛樂等消費限制在一萬塊的話，還有一萬可以作為結餘。那麼，我總歸還有人生打算，比如遲早會娶妻生子，難道這不需要做點經濟上的準備嗎？

我風趣地指出，這是我樂於回答的問題，就是關於女人的事，相信作為女人，你會比較喜歡聽。嗯……，我剛才忘了提到一點，就是我在女人身上花了不少錢。無論是交女朋友還是透過其他途徑找女人，肯定要花錢是不是。不過，我到現在還沒有像同齡人那樣成家，也不是我故意的，我不是所謂的獨身主義，這個聽來就覺得矯情。如果遇到合適的對象，我幹嘛不結婚呢對不對？老實說，有時我也羨慕那些老夫老妻啊，可以伴著夕陽在公園散步。我也不可能有什麼恐婚症，呵呵，但千萬別懷疑我是個同志，我雖然不贊同同志婚姻但他們也是人也冇生理上的選擇權不是嗎？半年前我還有女朋友，是個平地人，也就是漢人啦。她跟我同居了半年時間，我們討論過結婚的事。通過計算，我們發現，除了拍婚紗、買傢俱，結婚本身並不需要花什麼錢。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多年以來，我們各

自的朋友都結了婚，我們都去送過禮金，獻上祝福，到時候他們肯定是要來還這筆錢的，據說有的人還能賺一點。有段時間因為手頭嚴重不寬裕，我們還考慮要不要乾脆結個婚來賺一筆，當然，這個沒有實現。那麼，關於買傢俱和拍婚紗照，我的這位女朋友看得很開，她表示除了買一張大床之外，其他可以免了。雖然我也對拍婚紗挺反感的，包括對婚宴，但是我還是主動地提出應該履行整個過程，畢竟是所謂人生大事。還有婚宴那些主持人的搞笑噱頭完全是多餘，搞了半天，台下客人都餓得頭昏眼花了，台上還在搞高跟鞋倒啤酒啊舌吻啊交杯酒啊什麼的，甚至那些民代高官還腆著肚子輪番說些陳腔濫調的祝福，真是庸俗不堪，難道這就是幸福婚姻的註腳？岔遠了是吧，我這個女朋友呢，她最終打算不拍婚紗照和辦酒席，直接登記就好了。她的想法也談不上有個性，我覺得也算正常。後來我就提醒她，拍婚紗照確實很蠢，不拍你不覺得遺憾我很讚賞，辦酒席站台上請主持人因而被捉弄也多餘，不過，我們如果不辦酒席，我怕人家禮金不知道往哪送啊，這不白費了過去我們曾經獻上的一筆筆祝福啊！這麼一說，我那女朋友就不開心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她跟我分了手，我們分手屬於善始善終，沒有爭吵，也無第三者。我不知道別的女人是不是都像我這位女朋友，如果是，我覺得結婚確實不花錢。如果不是，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讓她和我的想法一致。如果她的想法始終不能跟我一致，要麼按她要求趕緊想辦法，要麼安慰自己說我們倆不合適，分手算了。這也沒什麼，你說呢？

蔡小姐苦笑良久，沒有接話。她只好從另一個角度來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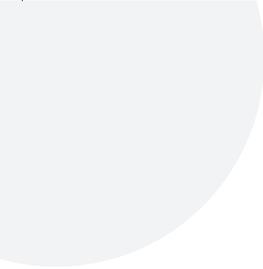
我處理那剩下的結餘。蔡小姐提供了一些建議，這也正是她所在的公司的主要業務。如果我迄今沒有其他投資的話，那麼可以向她所在的公司投資，比如醫療、養老的保險問題，這和買一般的醫療和養老保險不同，買他們公司的，不僅最後能超額領取，而且屬於一本萬利的投資，按蔡小姐的原話說，就是「錢滾錢」。她說，難道您不願意有更多的錢可供使用嗎？具體就是每個月將這一萬塊存在她所在的公司，除了協議規定的若干年我可以領取比存在銀行高得多的利息之外，還可以每年分得一份公司的紅利。蔡小姐不禁重新介紹了一下他們的公司，這是一家中英合資的跨國企業，除了保險，還兼營外貿、化工、建築、房地產、畜牧業和珠寶業，最早可以追溯到東印度公司，歷史悠久，實力雄厚。

我再次強調我還在一個公司，我們公司的正式職員享有醫療補助和全額的退休金，當然，目前是這樣，至於將來怎麼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無論怎麼改，起碼公司不會丟下我不管，前面我也提過，法律規定原住民是保障名額啊是不是。如果他們開除了我，我當然要重頭打算，這不是還沒有開除嗎，哈哈。至於你問我願不願意有更多的錢，我覺得你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我當然願意有更多的錢。我有時也納悶啊，人家比爾蓋茲包括你們公司那位遠在英國的老闆，他們為什麼這麼有錢呢？而我怎麼就那麼點錢？你說我不羨慕他們有錢不想那麼有錢是假的。我不懂什麼投資，我覺得炒股票無聊死了，我討厭那種神經質的曲線，一點規律也沒有。我也買過彩券啊，幻想中了頭獎我該怎麼用，是給我父親在部落蓋一棟金碧輝煌的別墅呢，還是給自己買一架功能最好最齊全的跑步機？不過，我

們應該認識到一點，那就是這些有錢人之所以有錢，跟他個人的奮鬥有關，所謂奮鬥除了要為人類做重大貢獻之外，還包括怎麼撈（騙）到更多的錢。他們有動機，有企圖心，也有那個幹勁。我有嗎？我覺得自己沒有，我希望天上掉下錢來，但你告訴我它不掉，錢在天上，我自認為沒有能力和氣魄爬到天上去。既然如此，我覺得像小時候我在農地上看到糞金龜那樣吃點糞便過著安貧樂道的生活也無所謂。你理解我的意思嗎？我不拒絕發財致富，十分羨慕發財致富的人，也幻想過發財致富，但不發財致富我覺得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出名也一樣，我也想出名啊，跟劉德華張惠妹一樣，一出門就有歌迷影迷沖著我尖叫，沒事就在電視上拋頭露面，扭腰擺臀。聽起來很不錯是吧，但你叫我為了達到目的要這麼做要那麼做，別說去做了，我想想都覺得累啊。也可以說我是個沒有骨氣的人，說成弱者魯蛇都可以。不過又能怎樣呢，難道叫我回老家種菜嗎？現在菜價也不穩啊，上次新聞你看到沒？一顆顆高麗菜被丟棄在農地等爛掉。嗯，嗯！希望有多少錢？你說每個月嗎？哦，就我自己的需求來看，我覺得一個月能賺個四萬五萬的那就不錯了。好的，你算算，如果向貴公司投資，應該怎麼弄。

蔡小姐從包包取出一個計算機，然後開始替我算了算。她說，就曾先生目前這個年齡，摒除通貨膨脹等因素，以目前經濟水準來看，如果希望到六十歲能每個月從他們公司那裏領到十萬塊的收入，那麼現在每個月得存上兩萬一千八百元。

我揮舞著渾厚的手掌笑說：你覺得我可以做到嗎，嗯？哈



哈，那就是，可能做不到。看來我不吃不喝還得每個月籌那麼多錢給你們才行。老實說，你這樣算相當於一個笑話，我聽了心裡很不好受。這說明什麼，說明我這一輩子想過上月入十萬的生活幾乎是不可能的啦。好吧，就算我現在想辦法賺錢，然後籌夠了這些錢給你們，到了六十歲我也月入十萬，你替我想想，我該花在哪裡呢？吃不動了，喝不下了，玩也玩不開了。你知道海明威嗎？對，一個作家，自殺死的，他就是這個原因自殺的。當然，我也可能像現在許多老人一樣身體還很健康很硬朗，可以除了上當受騙之外，把錢留給兒女花。問題是我現在還沒有成家，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娶老婆，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孩子，你能保證我們所有人都有生育功能？你能保證我的孩子不會發生意外而死亡？你能保證你們的公司不會倒閉，你能保證傳說中的世界末日不會發生？……對不起，我有點囉嗦。

最後我說服自己又去了廁所一趟。

這次我沒能看見那個女店員，然後發現廁所的門是鎖著的。敲了敲，果然，在一聲抽水馬桶轟然的沖刷怒吼中，我的同胞衣衫不整滿臉通紅地向我撲面而來。

她睡醒了，睡醒的人總是想上廁所，我總以為情況都是這樣，當我打算側身進去時，又一個人從裡面走了出來。

這是個身材壯碩的男青年，他圍著沾有油膩污漬的白色大褂，捲起袖管的小臂上刺著莫名的圖騰。看來他是這家餐館的

廚師，雖然我是常客，但廚師幾乎永遠在客人的視線之外，所以廚師和那位女店員一樣，也是陌生的。不過這對男女顯然是熟識的，他們也許是一對小情侶，在工作的間隙一起躲進廁所製造點小確幸，不僅正常，而且美妙。

廚師起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後來態度轉為溫和。

「喂！同胞，你是哪一族的？」廚師咧開了嘴問。

我沒回答什麼，只是跟廚師相視一笑，我偷偷將這抹笑容作為一種祝福，祝福這對同胞離開部落來到文明都市裡，能繼續為夢想打拚。

我不知道是否該將自己的發現告訴蔡小姐，如果能分享這個發現，是否說明在這間店裡，我不僅與她（蔡小姐）是對偶的存在，他們二人也是一對，我內心竊喜著。我想告訴她：這應該是夏日午後的一種幸福啊！

不過當我從廁所出來的時候，蔡小姐已經走了。我只好轉頭看看電視，電視正播放著某廠牌的壯陽藥廣告。廣告中的老男老女居然也是對偶存在的，比如一個女的大呼小叫地說好，接著就出現一個一驚一乍的男的也說好，他們一起對這款壯陽藥的成份、藥效大加讚賞，彷彿不服用他們家的藥就立即是陽痿患者一樣。廣告結尾，這些男女全都出現，並排在一起齊聲呼喊：「猛擱勇！猛擱勇！厚兜系厚！讚啦！」